

瀚雅文丛

主编 杜乃彤

浮生若梦

杜乃彤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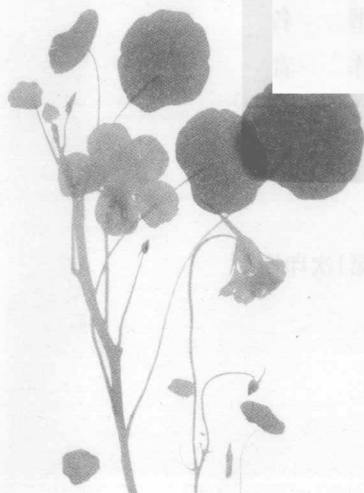


瀚雅文丛

主编 杜乃彤

浮生若梦

杜乃彤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浮生若梦 / 杜乃彤著. —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9.1

(瀚雅文丛/杜乃彤主编)

ISBN 978-7-80171-693-4

I. 浮… II. 杜…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12013号

- 书 名 浮生若梦
作 者 杜乃彤
责任编辑 潘爱平
装帧设计 陈 澍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84040746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7号 邮编1000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锦祝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 1230mm 1/32
印 张 29.325
字 数 650千
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20.00元 (全五册)



自序

还记得1996年7月3日的那一天大雨。那是我们毕业离校的日子。两个女生从清晨就开始流泪。小董手握窗棂的嚎啕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一直没有真正爱过的女友从我的怀抱中离开，耳畔只剩一声“保重”！十点二十分，下楼送别海荣的时候，我们在大雨中相拥：“兄弟，再见了！”然后，看着来接他的轿车呼啸着驶出大门，扬起一地的水花。想起疯了的诗人食指的名篇《四点离八分的车站》，不禁有泪从心头涌起。这一别，整整十年，却并未相见。

离开大学校园，我又进入一个校园。物理系的三年读书生活，在晦涩难懂的理论及演算间跋涉，身心俱疲。而在严厉却不失慈祥的冷炳华教授和王忠纯教授的关爱下，关于文学的理想，一直伴随我一千多个日夜，大量的阅读和练笔，让我看起来比中文系的学生还要“中文”；而他们，都流连在如火如荼的恋爱中，大概并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到文学的天空探寻梦想和真理。1996年的初秋，我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本来是县职业中学的委培老师，只因没有背景，我终于还是到乡下做了一个不受人欢迎的普通物理老师。那些高二的孩子，不比我小多少，和我当初在高中时一样，没有人喜欢枯燥而艰涩的物理。因此，上第一节课的时候，他们除了对这个小个子男生产生了一点点好奇之外，对我这门学科的厌恶和烦躁，让我几度崩溃。理解，但并不意味着我可以放弃。尽管，在面对一道道我自己都头晕的习题，我也表示出了极度的厌烦。做了一学期的高中物理教师，我实在摆不平那些比我还调皮高大的孩子，就连女生，那些如花的少女，也时常不经我同意，翻看我的日

记或者公然在课堂上向我发难，故意用暧昧的眼神看得我心慌意乱、口误百出。校长终于还是让我回到了初一，当起了真正的孩子王。一连做了三年的班主任，让我从一个懵懂的青年成长为孩子们一个父兄式的朋友。尽管至今我还在为曾经狠狠地打过和骂过某一个不听话的男孩或者木讷的女孩而深深自责和后悔。如今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们，请原谅我，老师我已经改过了。

最初的那几年，在远离城市的乡村，在无数个寒风呼啸冰冷漆黑的夜晚，一个人在空旷的宿舍里就着一只二十五瓦的灯泡奋笔疾书，并没有故事，只有不曾安睡的思想和一颗清醒的头颅。其间，参加过省城《东方文化周刊》的招聘考试，却因为并不懂得期刊策划和缺乏深厚的文化功底而名落孙山。也参加过陕西《花季》杂志的招聘，因为同样的孤陋寡闻而未敢贸然成行。倒是和杂志社的李蓉编辑熟悉并成了朋友。那种淡如水的友情一直维持到三年后她离开编辑部。直到两个人几度更换单位，竟失去了联系。后来在这两本青年杂志上发了好几篇稿子，当时同时发表文章的叶倾城、朱文颖、尤天晨、安武林等文友还同我一样，在文字的背后苦苦挣扎。现在，叶倾城和朱文颖都已是全国著名的青年作家了，安武林也成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他的一篇童话曾经获得十万元奖金的全国大奖。而尤天晨兄，在成为全国知名青年作家、《读者》著名作者之后，已因病于四年前离开了我们。现在，每次到新华书店，我都会在书架里找到他们的作品和文章，尤天晨兄的美文仍然在各个版本的选集上出现，他的名字上面并没有加上黑色的方框，编辑恐怕还一直以为他仍然活在我们中间。

2000年我终于还是被曾经报考过的建湖报社录取，抛弃了人民教师的公职，来到县城成为一名职业新闻工作者。报社的五年，收获最大的是我从此知道了人生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东西。在经历了婚姻失败、单位解体等一系列重大的变故之后，我记忆更深的便是奋发图强的自省和弥足珍贵的友情。当时报社里有一个同事哥哥叫智原的，人非常和善，也很漂亮，一米八的个头，白里透红的面



庞，络腮胡每天早晨都被刮得干干净净，只留下一抹性感的青。作为男同事，我每次看到他都禁不住心有所动（哈，不要乱想！），何况女性同事和朋友？2002年我们一同报考盐城市市级机关公务员，智原兄轻松考入盐城市环保局，走上了名副其实的领导岗位，而我，只进入了大约前二百名（他因为是本科学历，岗位报考人数是9，而我的那一个岗位因为是专科且不限，报考总人数为2572人，呵呵）。他两年前来过一次现在我工作的临时报社小楼，还是一脸和善，十分亲切。那时我还有一个好朋友叫郑智勇，是个我非常欣赏和钦佩的人，思维敏捷，思想高旷，写作的能力和才华比当时的我有过之无不及，我一直当他是强劲的对手和诤友。论辈分，他还是我的表叔。我们在互相调侃和交流中比翼齐飞（哈，还是不要乱想！），双双在全国各大报刊发表了很大数量的文章，并且联手获得过几个省级奖。我们经常繁忙的工作之余，切磋技艺，交流心得，相互推荐好的文章和作者，如饥似渴地恶补文学和写作，高谈阔论当下时事和政治，真是快意人生。2003年，他被抽调至县委宣传部，继而在2004年一举考入盐城市委宣传部。繁杂的公务已经让他很少再有美文问世了。记得当时县粮食局有一个名叫罗汉前的干部，有一次智原、智勇和他合作写了一篇稿子，署名的时候没有在意，等报纸出版后就比较好玩了，“智原智勇罗汉前”，有人打电话问报社是不是都是出家的和尚，我们听后一看，都狂笑不已。后来，这个故事成为建湖报社的一个著名典故。现在，这两个著名的“和尚”都不再从事新闻工作，做了市级机关领导。我现在的临时报社，当初的同仁也只剩下一两个了。

2003年县级报响应国家号召解体，我被临时抽用至县委宣传部搞专职新闻报道。后来，领导研究决定新调一位乡村教师来搞宣传，我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边缘”生涯，被抽至文化科搞“文化”。很快，这个同事便独当一面。后来，县里成立内部简报编辑部，我则被安排回头编辑一份名叫《建湖快报》的内部简报度日，沉迷网络写作的我自称“武三郎”，尽管有人还习惯喊我“杜科

长”，但那已是浮生旧事了。之所以略去在宣传部临时打杂的三年，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我在以前的文章中似乎已经写过，我不想再说。二，那些经历我实在不愿再提起，每多说一次，都会让我心生悲凉。个中原由，想必大多数人能够理解。在我2006年底离开宣传部之际，我开始整理十年间的文字，并且在2007年年初出了一本《书生意气》的散文集，算是对过往的一个回眸和反思。小说集《浮生若梦》因为资金问题，只能先行搁置，直到今天才在自己内心的召唤下，倾尽所有惶然付梓。散文集是勉强先出了，可因为资金的原因，这本书出得实在是不能算好，但得到了不少过去的文友和现在的朋友的看重，让我有所安慰。写了这么多年，从当初背离讲坛开始，我以为我会成就一番不同的事业，现在看来，这只是痴人说梦。江湖夜雨十年灯，来来往往，离合悲欢，无可逃避，随风而逝，剩下的，只有一些零星的记忆了。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纳兰性德在《木兰词》中的意思是说，人生要是知道后来那么多悲欢离合，还不如只像当初相见一样，只有美好的相逢，不要有太多的离别和愁怨。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罢了。时光是回不了头的。这十多年间，哪一个人的苦苦挣扎不是一部辛酸的血泪史？多年前刚到报社上班时，在街上碰到过当年的一个女学生，她已经是一个孩子的妈妈了。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她一声“老师”叫得我心潮难平；前几天偶得闲暇，随手翻翻多年前的手稿，一张便条轻轻飘落在地。捡起一看，上面只有寥寥数语：哥哥，天冷了，我回家拿衣服，勿念！喵喵，即日。喵喵是我十年前在乡下教书时的女友，后来嫁作商人妇。想起那个时候，我常常说她像一只可爱的小猫，她便眯起那双骨碌水灵的大眼睛在耳旁轻叫一声“喵喵”。浮生若梦，坐在一堆记录着过往的故纸堆前，十年前的那一声“喵喵”仍清晰如昨，让我禁不住流下泪来。

2007年9月16日晨于建湖县委办南二楼《建湖快报》编辑部。



目 录

菁菁校园

- 雨季的天空（外一篇） (1)
- 愚人节的游戏 (7)
- 六月雪 (9)
-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12)
- 高三往事 (15)
- 幸福爱情过往车辆 (22)
- 江枫渔火 (27)

人间烟火

- 秋收时节 (51)
- 麦收 (54)
- 邻居家的路灯 (56)
- 重病房里的年轻人 (59)
- 不懂 (61)
- 一个女人的江湖 (65)
- 夏练三伏 (76)

有情天地

- 1989年夏天的男孩和女孩 (91)

天涯芳草	(94)
栀子花香	(97)
朋友	(99)
此恨绵绵	(101)
爱的煎熬	(104)
纸婚	(106)
打错了的电话	(109)
一生总有一次外遇	(111)
E网情深	(116)
流泪的香辣面	(129)
南风暖 北风凉	(139)
背光的花朵	(159)

纸上风云

白云寺传奇	(169)
袁少爷	(173)
背叛	(175)
午夜狂奔	(177)
露天电影院	(191)
一张借条	(200)
后 记	(245)



雨季的天空（外一篇）

一进入高三，每个人的心弦就紧绷起来。新课程只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教完了，剩下的时间全部用来复习。作息时间也开始紧张起来，每天上下午一共八节课，放晚学的时候已经是六点多。而最为要命的晚自习从七点二十开始，一直到夜里十点二十。上课的时间大量的练习做得人头晕眼花，而三个小时的晚自习更是如入题山试海，语文、数学、英语、政治、物理、化学，任课老师车轮大战，每每要在这近二百分钟时间内让我们轮流做上至少一份复习资料或者模拟练习。就是这样长达数月的魔鬼训练，让每一个高三学子练就了在半个小时左右时间就能完成一份一百二十分值达三张试卷题量的本领。这就是全县最优的“县中速度”了。我们也都知道，这当然是为了迎战黑色七月那个残酷的人生之试——高考了，因此，都咬牙切齿地坚持着，只盼不久的将来能有一个彻底的解脱。

我这个县中的优秀学生在进入高中以来成绩开始滑坡，原因是我不喜欢令人头疼的物理和化学。而富有戏剧效果的是，在后来的大学课程中，我竟然被迫选择物理专业，并且在毕业后做了五年的物理教师，这个结果无论是我自己还是当年的物理老师都大跌眼镜。当然这是后话了。我本来是想选择文科的，无奈没有达到分班前的模拟考试文科分数线。这是必然的。因为模拟考试是各科综合统考，我的理科本来就一塌糊涂，怎么可能考出好成绩？高考在即，却人在理科，天天听着头痛的数理化课程，做着头痛的数理化练习，让我犹如一条砧板上等死的鱼，惶惶不可终日，痛不欲生，却又奈何不得。

好在，我们都是些十七八岁的青春少年，我们有属于我们的乐趣。那个时候，我们最怕的是每天晚上的晚自习，漫长的喘不过气来的反复练习，让人晕头转向身心俱疲。好在，每节自习中间还有十分钟的休息时间，我们称之为放风。这么短的时间一般人都是尽快解决一下内急问题，或者随便说几句话。我们一般不，我们会抓紧时间到教室前面的篮球场拍几下球，或者撑几下双杠。这种活动每每招来班主任的训斥。我的好朋友祥不跟我在一个班，我在三班，他在五班，我在三楼，他在二楼，但这一点也不影响我们在这短短的十分钟时间内紧急碰头。我们从上初一时就成了好朋友，况且我们都喜爱运动。

那时候，我们之所以那么热衷于体育锻炼，一方面是为了强身健体的需要，另一方面嘛，还因为一个女孩。当然，对于祥，两方面兼而有之，“另一方面”倾向更强。而我嘛，只有一方面，没有“另一方面”。

女孩叫萍，是个充满活力和青春朝气的漂亮女孩。她十分喜欢体育运动，这让她看起来更为引人注目，当然，更为引男生注目。在那些时常注目的人群中，我的好友祥的眼神恐怕最直。呵呵。他之所以加强体育锻炼，投其所好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为了能有一个合适的借口接近她。因为，课间，女孩萍一般都会在操场或者篮球场。

祥正式发起对萍的青春期爱情攻势的时候，我们正处于极为紧张的高三复习阶段。这个看起来并不合适的活动是我们两个人，不，是三个人的秘密。尽管萍的堡垒一直没有被攻克。我经常陪着祥在课间或者晚自习放风时间去篮球场“锻炼”，其实是被这小子当成了幌子，或者叫做掩体罢。因为，每每我在认真锻炼的时候，他总是心不在焉，四处逡巡萍的身影。如果一旦发现萍在那边，祥的身影就会离我越来越远。我知道这家伙的心思，所以备受冷落却并不感到难过。祥是个腼腆的男孩，尽管在背后一万次跟我说喜欢萍，但当面却几乎没有一次能完整地表达出自己想说的话来。甚至，根本没有足够的勇气去真正地接近她。尽管在背后，我同样骂



了他一万次没出息。

那时萍也有一个死党，叫静，两人经常形影不离。这就是祥一直对我强调的理由。“两个人天天一块儿，我没法接近她嘛，再说有别人在，即使我迎面碰到她我又不能说什么嘛。”好像有点道理。青春期的爱情是唯美的，也是懵懂的。后来，这小子终于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绝招来：“这样吧，你呢，是我兄弟的话，就吃点苦，帮我把那个静搞定。”他的意思是让我去接近静，并且进一步“拉拢腐蚀”直至最终“摆平”静，好让他能经常有单独接近萍的机会。我一不喜欢谁，二非如此“阴险毒辣”之人，因此，对于他的这个损招，我表示出了强烈的愤慨，并最终坚决予以否定。为此，这小子差点跟我翻脸。直到现在，他提起旧事来，还在责怪我当初的不够义气。当然，我也不是个不讲情谊的人，后来在我的极力配合和周旋下，祥竟然约萍去看了一场电影。人是我帮他约的，电影票也是我帮他买的，当然，电影是他亲自去看的。碰上他这家伙，没法子。结果嘛，不容乐观。在我再三追问下，祥告诉我说，人家姑娘软言软语地教育了他一个晚上，说让他安心复习，不要耽误明年的高考，还说自己也很想考大学，希望两个人在大学校园相会云云。我听了哈哈大笑，说兄弟，这事呢，说好也好，你毕竟圆了心中的梦，况且人家话没说死，将来要是考上大学的话，嘿嘿，也说不定哦。说不好呢也不好，看看人家萍的学习成绩，再看看你这三心二意心猿意马的，到大学再相会？呵呵，死了这条心吧，啊？

祥为此深受打击，有好几天一蹶不振。不过，这家伙除了在女孩面前有点“恐女症”，头脑绝对聪明，没想到在后来的半学期中，他竟然真的做起了“大学相会梦”，预考的时候就比我多出了几十分，高考发榜，我名落孙山（后来因扩招获得调剂入学资格），他居然一举进了苏州大学的录取分数线。这个结果让我们大跌眼镜。对于祥来说，本来也是件应该极为高兴的事情，哪想到在看榜回家的路上，他就开始唉声叹气。说，萍当初告诉我她要考苏大的，我才报的苏大，现在我考上了苏大，她却考到了盐城师专，你说这不是要了我的命了嘛！我本来因落榜情绪极端低落，他这一说，我竟

然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祥的爱情天空下起了雨。在大一的时候，萍就有了一个体育系的男朋友，而远在苏州的祥，在我给他的信中知道了这个消息后鞭长莫及，捶胸顿足也无济于事，只能如我所言，死了这条心喽。后来，萍毕业后跟随男友嫁到了扬州。这个当年青春美丽的女孩成了祥永远不褪色的青春记忆。

两个调皮男生的一场打赌

我的另外一个好朋友就是我的同桌张（出于各方面的考虑，不点名了，呵呵），这个家伙头脑灵活，鬼主意极多，但生性活泼的他倒是很讨人喜欢。因此，即使偶尔搞点恶作剧，被他捉弄的人也大多一笑了之，拿他没法。那时大街上正时兴周星驰的录像，我们都迷。而张更迷，常常在上自习前的一个小时不回家吃饭，而是偷偷到学校后边的工人文化宫看录像，有时忘形了赶不上晚自习，每每被班主任发现获得站讲台或者做检查的惩罚，仍痴心不改，平时一有空就学周星驰的“无厘头”作派。有一回晚自习中间突然停电，我们都在祈祷电路永远不要接通或者起码半个小时后再恢复，好让我们利用意外事故休息一下。正在我们暗舒一口狂做练习积蓄的胸中恶气之时，只听得一声凄厉尖锐的“周的笑”从我身旁响起，“哈——哈——哈——哈”四声，有着大约一百五十分贝声高、极具穿透力和惊悚度的笑声直上云霄，让我们在措手不及之余汗毛倒竖、心惊肉跳。这一声笑，在让无数本班和邻班的同学受到惊吓之余，还启发了不少教室和其他楼层的兄弟们。在以后停电的夜晚，这样凄厉尖锐的笑声时常从某一个角落传来，紧跟着就是震耳欲聋响成一片的笑声。气得所有的坐班老师咬牙切齿也无可奈何。

这还不是张最具代表性的恶作剧。最让我难忘的是在即将高考时的一次晚自习，张和我的一次打赌。那次打赌非同一般，可真叫那个绝。我到现在还一直这样看待张，总想在见面的时候真心诚意地跟他说一声：兄弟，你真是太有才了！



事情是这样的。不是偶尔有时停电嘛，天天疯狂地做练习做到疲惫不堪、备受压抑的我们，除了会想到利用“周的笑”来让人大吃一惊同时开怀一笑外，自然还会想出其他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玩意来。比如张和我的打赌。“如果下次停电，我们谁有胆量亲一下艳，并且在来电之前回到座位且不被她和其他人发现，谁就赢。输者要心甘情愿地尊赢者为大哥。”艳是我们班的班花，我以为张是说了玩的，心想这种事哪个吃了熊心豹子胆的恐怕也不敢随便做的，人家是个青春美少女，这种行为一旦败露，呵呵，后果不堪设想！当然，如果人家本身就喜欢你就另当别论了，只怕是要顺水推舟心中暗喜。问题是，我十分清楚地知道，艳不可能喜欢上我，也不可能喜欢上张，这两个捣蛋鬼的打赌因此极具挑战性。因此，我对这个高难度和高危险度的打赌不抱有信心。张说，切，你小子就是个脓包，看我的。

机会来了，一天正在上第三节晚自习，突然停电！我的经验，一般这样的停电时间不会超过三分钟，因为考虑到高三晚自习，学校配电房新换了备用发电机组，而且是自动切换的。一旦外线停电，内线很快接通。这种情况下，呵呵，我是不会乱来的。何况，还有班主任坐在讲台上！但张胆大，他不怕。“你去还是我去？”灯一黑，张附我耳边一声短促询问。“你去！”我迅速作答。张知难而上，只半秒钟的工夫，就从我身后一跃而起（他的座位在我里边，而艳，同样坐在一张桌子的里边，难度大，且进出耽误时间。幸亏我知难而退，没干傻事）。具体过程因为一片黑暗并不清楚。我只是在张又从我身后一跃而过时，听到了他同样一声短促的话语：“哈哈，OK！”当然，在他这一跃之前，我还听见了坐在三组前排的艳的一声惊呼：“呀——”这声好听的惊呼相信不止我一个人听见了，因为，在张刚刚坐下惊魂未定之际，灯亮了！而几乎是所有人看到艳红着脸愣在那里茫然四顾、又羞又急的样子都笑了起来，只是不知道这个漂亮女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而我和张，则将头埋在桌肚里笑得直不起腰来。因为怕被人看出破绽，极端兴奋却又需要极力压抑，那种特殊滋味的笑让我至今想起来都有一种说不出来

的感觉。后来，班主任用极端威严的声音迅速平息了笑声，并且关切地询问我们：“你们两个有事吗？”我们两个人仍然不能克制住笑意，直到终于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全班同学都被我们逗笑起来，班主任在莫名其妙了数秒钟后竟然也控制不住地笑起来。只有艳，这时方才如梦初醒，转身盯着我们两个人，又羞又恼地说不出话来，“你们，你们——”了半天。班主任在大家的笑声中不解地问艳：“你又有何事？”艳还是又羞又急：“他们，他们——”惹得同学们又一阵哄堂大笑。“打死也不说！”在我和张的攻守同盟下，这件高危度的打赌事件最后不了了之。只是莫名其妙的人很多，而我们，坚决不让他们知道。

后来，艳还是明白了这件事是缘于我们两个家伙的一场打赌。有一天，她在放学路上不顾女孩的矜持拦住了张，用极具威胁性的甜美声音问他：“你知不知道，那天我腮帮上都有印了！要是老师看出来一定完蛋！一定！”张后来告诉我说，他在艳的“严厉责问”和“恐吓”下，将我们的打赌计划和盘托出，以致艳在后来的一个学期见到我都是杏眼圆睁，一副要生吞活剥我的架势，气得我当时就声明，那次打赌认张为大哥的事坚决取消，不服以后重赌。张却直摆手，说，不算就不算，再赌就不要了吧，呵呵，咱们兄弟不要弄得那么生分吧？我知道他是怕了，嘿嘿，这个家伙，也有今天！

后来，高三毕业各奔东西，张和我还在一个城市上大学，而艳，则不知去了哪里。我非常想知道我和张的打赌事件后来有没有“下文”，在大学时代，有一次张来我们学院看电影，我问张，张光笑。一晃大学毕业这么多年，也没再见过艳和张。

2007年5月23日于《建湖快报》编辑部，载于《高中生之友（青春版）》。



愚人节的游戏

在班上我是诸多“班草”中唯一的活物，他们都叫我“班虫”。这个说法的灵感他们也许是得益于我的笔名“小虫”。我是那种属于很丑也很不温柔的一类。因此，在校园里爱情泛滥成灾时，我还是班上、系里乃至学院里为数不多的“王老五”之一。所有的漂亮或者不漂亮的女生都愿意听我吹牛，却不愿意向我抛上几个媚眼，不，一个也行！这个结局多少让我有些悲哀。

昨天上精读课时，外籍助教满口白沫地大吹特吹了一通“April's Day”，把一帮小女生逗得活蹦乱跳，都发狠说明天一定要痛痛快快地玩上一回。这帮崇洋媚外的小丫头片子！

从早上到中午，已经有好几位傻得可以的哥们姐们落入了圈套。包括那位洋教头和班花刘畅。而我，恐怕要算是最不幸的一个了。因为无论是哪个小丫头片子都可以假戏真做地向我放上一颗“卫星”：“小虫，我真的好喜欢你噢！好好喜欢你哟！”一口该死的琼瑶腔，才不信呢，谁信谁弱智！

晚自习铃响了好几分钟，我懒懒地去阅览室继续完成那篇写了一半的小说。当我来到我的座位上时，却发现刘畅早已先我一步，坐到了我“专座”的对面，正笑眯眯地望着我呢。

“怎么，刘小姐今天还没玩够吗？本人可是除了您之外谁都领教过了的，是不是您也来点？”我没好气地说道。想起来，她可是最爱捉弄我的一个，好像我生来就是为了要考上这个倒霉的大学，然后来给这帮小妮子当玩具似的。

“才子，别那么小心眼嘛！我怎能跟您寻开心呢？您那么有才，

人又那么和气，您不知道我们有多喜欢您。”小丫头笑着说。

我刚想发作，管理员不合时宜地敲起了桌子。刘畅吐了吐舌头，不吭声了。

阅览室关门的时候，刘畅趁起身的当儿，将一张小纸条用一只小指头轻轻推了过来，然后像一只小母鸡一样一蹦一蹦地跑了出去。

鬼知道这个混账东西又要怎样捉弄我！我展开小纸条一看，嗨，还真是啊。小纸条上是这么写的：“可爱的小虫子，我发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不知道您觉察到没有？我，我好像有点真的喜欢上您了，您是高人，您说我怎么着才好？如有高见，今晚零时英语角，不见不散！”我被气得不行，心想，骗鬼去吧！大爷我要是上了你的当就是你孙子！April's Day, April's Day！我愤愤地回到宿舍，把自己往床上一扔，睡觉。

可是，奇了怪了，在床上好半天睡不着。想起刘畅的话，心里忽然有了一些想法。要是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会是个什么样？想想这个死妮子，漂亮，大方，学习成绩又是那么好，人见人爱的，就是爱捉弄人。和她在一起，倒是不让人累。唉，还是老老实实睡觉吧，别做大头梦了。

听着邮政大厦的大钟一下一下地敲，一直敲到十二下，我还没有睡得着。真是见了鬼了！起来抽支烟。

我坐到窗台上，正好对着楼下英语角的画廊。也许这是我下意识的动作。烟雾朦胧中，不经意间向楼下望去，我惊异万分地发现，在昏暗的路灯下，一位体态娉婷的人儿正在不耐烦地走来走去，美目盼兮巧笑倩兮，不时盯着我们这边的窗口张望呢。借着外面路灯的亮光，我看见了她的脸。没错，是刘畅！我有点懵了。

“浑蛋，你还不下来？”显然，这小妮子也发现了我。

“干嘛？你犯不着为了捉弄我这么拼命吧？”我压抑着嗓门向刘畅尖声喊道。

“王八蛋！你睁大眼睛看看，现在几点了？”小丫头仰着头，对着五楼窗口的我生气地说道。

“就是二十五点又怎么样？”